

《月令》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及其成篇年代

王 镔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月令》是《礼记》第六篇,其内容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基本相同,主要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天象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是一篇中国古代农业研究史上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从而影响了它的价值。通过考查,《月令》当成篇于战国末期。

关键词:月令;礼记;十二纪;时则训

中图分类号:K89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6)05-0001-06

《月令》是《礼记》第六篇,该篇记载一年十二月,每月天文、气候如何,根据天文、气候的变化,王者应该发布适合的时令,安排农业生产,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故名“月令”。

郑玄《三礼目录》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①《月令》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郑玄曰:“令,谓时禁也。”^②“和令”即宣布禁令。

《月令》计4339字^③。该篇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具体阐述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十二个月的天文、历象、物候等自然现象,从而说明天子每月在衣食住行方面应遵守的有关规定,为顺应气候,天子应率领三公九卿在宗庙举行祭祀,并发布礼乐征伐和农业生产的相关政令。如果违背时令^④,将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

依据五行学说,春季属木,阳气渐盛,是万物生养的季节。因此,天子的政令应当以宽厚仁恩为宗旨,禁止杀伐伤生。天子当劝勉农桑,率三公九卿,躬耕藉田,抚恤幼孤,赈灾济贫,演习乐舞,修订祭典,顺应季节的变化。夏季属火,是万物继续繁荣生长的时期,因此,天子发布政令应以宽厚为主,可以举荐贤良,封授爵禄,劝勉农民,不要失时,不许大兴土木、起兵动众。秋季属金,是万物成熟凋落的季节,秋德肃杀,天子发布政令,应以惩治罪恶、征伐不义为主,即严刑峻法,杀戮有罪。此时,农事已毕,可以兴建城郭宫室。秋季天气逐渐寒冷,应保存民力。冬季属水,是万物收敛闭藏的季节,天子发布政令必须顺应冬阴闭藏之气,即积聚粮食,修葺要塞关卡,制作各种器物。天子举行盛大的宴饮活动,向日月星辰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并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比试体力。其实,《月令》只是作者构想的一篇施政纲领,有不切合实际者,如杀伐岂有只在秋季举行之理?举荐人才、演习乐舞,何时不可?

《月令》把宫商角徵羽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相配,如果以四季为纲来排列,它们之间的关系配合如下:

四季	春	夏	季夏	秋	冬
五声	角	徵	宫	商	羽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这种配合关系,可举两条旧注来说明。《礼记·月令》郑玄注:“春气和,则角声调。”^⑤所以角配春。

收稿日期:2006-03-15

作者简介:王镔(1965—)男,甘肃甘谷人,文学博士,南京师大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古文献学和“三礼”的研究。

①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52页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3次印刷。

②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56页上。

③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388页中。

④ 《月令》中“××行×令”之令,当指时令。“××行×令”,即气候反常。方向东兄《〈礼记·月令〉“×行×令辨正”一文有专门论述,见《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论文集——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古籍所编,2006年6月。

⑤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第1353页下。

《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角，木也；位在东方。”^①所以角配木，配东。其余类推。其实，这种解释是没有根据的。古人对于五声和四季、五方、五行如此配合，也影响了古代文学作品。欧阳修《秋声赋》之所以说“商声主西方之音”，就是因为古人以秋季、商音和西方相配的缘故。又说：“夷则为七月之律。”夷则和七月的联系要从十二律和十二月的配合来说明。

先秦时期，人们把乐律和历法联系起来。今依照《礼记·月令》，将一年十二月和相关天象、尊崇帝王、敬奉之神、五虫、五声、律吕、五味、五臭、五祀、五脏等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十二月和相关天象、尊崇帝王、敬奉之神、五虫、五声、律吕、五味、五臭、五祀、五脏对照表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份	孟春之月	仲春之月	季春之月	孟夏之月	仲夏之月	季夏之月	孟秋之月	仲秋之月	季秋之月	孟冬之月	仲冬之月	季冬之月
太阳位置	日在营室 ^②	日在奎	日在胃	日在毕	日在东井	日在柳	日在翼	日在角	日在房	日在尾	日在斗	日在婺女
黄昏南天星名	昏参中 ^③	昏弧中	昏七星中	昏翼中	昏亢中	昏火中	昏建星中	昏牵牛中	昏虚中	昏危中	昏东中辟	昏娄中
拂晓南天星名	旦尾中	旦建星中	旦牵牛中	旦婺女中	旦危中	旦奎中	旦毕中	旦觜觶中	旦柳中	旦七星中	旦軫中	旦氏中
天干十日	其日甲乙 ^④	其日甲乙	其日甲乙	其日丙丁	其日丙丁	其日丙丁	其日庚辛	其日庚辛	其日庚辛	其日壬癸	其日壬癸	其日壬癸
尊崇帝王	其帝大皞 ^⑤	其帝大皞	其帝大皞	其帝炎帝	其帝炎帝	其帝炎帝	其帝少皞	其帝少皞	其帝少皞	其帝颛顼	其帝颛顼	其帝颛顼
敬奉之神	其神句芒	其神句芒	其神句芒	其神祝融	其神祝融	其神祝融	其神蓐收	其神蓐收	其神蓐收	其神玄冥	其神玄冥	其神玄冥
五虫	其虫鳞 ^⑥	其虫鳞	其虫鳞	其虫羽	其虫羽	其虫羽	其虫毛	其虫毛	其虫毛	其虫介	其虫介	其虫介
五声	其音角 ^⑦	其音角	其音角	其音徵	其音徵	其音徵	其音商	其音商	其音商	其音羽	其音羽	其音羽
律吕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律中

① 《二十二子》第 629 页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3 月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

② 营室，二十八宿之一，即室宿，又名定星，今属飞马座。下奎、胃、毕、东井、柳、翼、角、房、尾、斗、婺女等，都是二十八宿之一。二十八宿都是恒星，古人用以作为观察天象的坐标。把黄道附近一周天，按照由西向东分为十二等分，称为十二次，每一次都以二十八宿中的星作为标志，用来指示一年四季太阳所在的位置，以说明节气的变换。孟春之月的星次是娵訾，作为标志的是营室。

③ 中，古代天文学术语，指星宿出现在观测者子午圈的位置。

④ 甲乙：五行家将天干十日与五行相配，即甲乙配木，丙丁配火，戊己配土，庚辛配金，壬癸配水。又以五行配东南中西北和春夏秋冬。东方、春天配木，南方、夏季配火，中央配土，西方、秋季配金，北方、冬季配水。王夫之说：“凡春，以甲乙之日为王而吉也。余仿此。”

⑤ 大皞，即伏羲氏，传说中的古帝名，五行家认为他是以木德王，故将其尊为东方之帝。炎帝，即神农氏，五行家认为他以火德统治天下，被尊为南方之帝。少皞，即金天氏，以金德王，死后被尊为西方之帝。颛顼，即高阳氏，五帝之一，五行家认为他是水德王，被尊为北方水德之帝。句芒，少皞氏的儿子，名重，死后被尊为木神。祝融，古帝颛顼氏的儿子，名黎，曾做火官，死后被尊为火德之神。蓐收，少皞之子，名该，为金官，死后被尊为西方之神。玄冥，少皞之子，名脩，名熙，相传为水官，死后被敬为水德之神。

⑥ 虫，古时对动物的总称。鳞，五虫之一。古人将动物分为五类，即羽类（禽类）、毛虫（兽类）、甲虫（昆虫类）、鳞虫（鱼类）、裸类（裸即裸，人类），见《大戴礼·易本命》。五行家又以五虫配五行，即鳞虫配木，羽虫配火，裸虫配土，毛虫配金，甲虫配水。

⑦ 角，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合称五声。五行家将五声与五行相配，角配木，是春天、东方之声。

	太簇 ^①	夹钟	姑洗	中吕	蕤宾	林钟	夷则	南吕	无射	应钟	黄钟	大吕
数字	其数 八 ^②	其数 八	其数 八	其数 七	其数 七	其数 七	其数 九	其数 九	其数 九	其数 六	其数 六	其数 六
五味	其味 酸 ^③	其味 酸	其味 酸	其味 苦	其味 苦	其味 苦	其味 辛	其味 辛	其味 辛	其味 咸	其味 咸	其味 咸
五臭	其臭 膻 ^④	其臭 膻	其臭 膻	其臭 焦	其臭 焦	其臭 焦	其臭 腥	其臭 腥	其臭 腥	其臭 朽 ^⑤	其臭 朽	其臭 朽
五祀	其祀 户 ^⑥	其祀 户	其祀 户	其祀 灶	其祀 灶	其祀 灶	其祀 门	其祀 门	其祀 门	其祀 行	其祀 行	其祀 行
五脏	祭先 脾 ^⑦	祭先 脾	祭先 脾	祭先 肺	祭先 肺	祭先 肺	祭先 肝	祭先 肝	祭先 肝	祭先 肾	祭先 肾	祭先 肾

孟春之月，即农历一月，从中原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在营室星宿，即室宿。黄昏时，参星位于南方天空正中；拂晓时，尾星位于南方天空正中。春季的吉日是甲日和乙日，于五行属木。尊崇的天帝是以木德王的太皞，敬奉的地神是木官勾芒。动物中与木相配的是鳞虫。五声中与木相配的是角声，与一月相应的是十二律中的太簇。与木相配的成数是八，与木相配的五味是酸，五臭是膻。一月要祭祀户神，祭品中以脾脏为尊。一月，春风吹起，冰雪解冻，蛰伏土中的动物开始苏醒，鸿雁从南方飞来。立春之日，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举行迎春的祭祀活动。一月第一个辛日，天子要祭祀上帝，祈求五谷丰登；第一个亥日，天子躬耕藉田。同时，天子命令全国开展农业生产劳动，主管农事的官员田峻亲自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教导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整修田地、沟洫，因地制宜，规定标准，以防止农民迷惑。一月，禁止砍伐树木，不许捕杀幼虫、幼鸟和小兽。为了保证春耕，不许招集农民从事修建城郭宫殿活动，更不允许主动发起战争，一切以农业生产为重。如若违反天时，将会受到瘟疫、暴风雨和水旱灾、雪霜等自然灾害的威胁。其它月政令大致类似。

《月令》又说：“中央土^⑧，其日戊己。其帝黄帝^⑨，其神后土^⑩，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意思是：四时的中间属土，中间的吉日是戊日和己日。尊崇的帝是以土德王的黄帝，敬奉的神是土官后土。与土相配的动物是倮虫。与土相匹配的五声是宫，相应的音律是黄钟之宫。土的生数是五。与土相配的五味是甘，五臭是香，五祀中祭祀中霤，祭品中以心脏为尊。

所谓“律中”，即“律应”。“律应”的征验则凭“吹灰”。吹灰是古人候气的方法，将葭苳的灰塞在

① 律，律管，即定音的竹管。中，应。大簇，古代十二律之一，十二律分为阴阳两类，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为阳律，称“六律”；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为阴律，称“六吕”。五行家又将一年的十二律与一年的十二月相配，大簇配孟春之月。古人用葭苳的灰塞在十二律的竹管里，某个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竹管里的葭苳灰就飞动起来，这就是“律中”。葭苳，芦苇秆子里的薄膜，又比喻关系疏远的亲戚。

② 数八，五行中与木相配的数字。古人将从一到十这十个数字按其奇偶分属天地，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为后。木为天三与地八，三是木的生数，八是木的成数。这里只说数八，是举其成数。据说，五行有生数，有成数。所谓生数，是指五行排列顺序之数，即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这是天生之数。所谓成数，是指奇偶相配相成之数。孔《疏》曰：“阳无耦，阴无配，未得相成也。”除去五生数，尚余六、七、八、九、十五个数，单数为阳，偶数为阴，故水一的成数是六，火二的成数是七，木三的成数就是八。木为春，故春月的成数就是八。金四、土五与九、十五为成数。

③ 酸，五味之一。酸、苦、甘、辛、咸合称五味。古人将五味配地之四方及中央。

④ 臭，气味。膻，五臭之一。膻、焦、香、腥、朽合称五臭。古人将五臭配地之四方和中央。

⑤ 朽，若有若无的气味。

⑥ 户，五祀之一。五祀指户、灶、门、行、中霤。古人认为春天阳气上升，蛰伏的动物开始活动，由户而出，所以，春季要祭祀户神。古人穴居，在顶部中心位置开洞取明，下雨时，雨水也从此处滴下，故称中霤。后世以房屋代替穴居，就称房子的中央为中霤，后为五祀之一。

⑦ 先脾，以脾脏为尊。古人将五脏配五行，脾配木，肺配火，肝配金，肾配水，心配土。孟春之月属木，故祭品以脾脏为尊。

⑧ 中央，谓四时之中央。

⑨ 黄帝，即轩辕氏，五帝之一，五行家说他是以土德王天下，故尊之为中央之帝。

⑩ 后土，共工氏之子，名句龙，为土官，死后被尊为后土之神。一说是颛顼之子，名黎，兼为土官。《后汉书·律历志》：“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缦纒。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庌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苳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动，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后汉书》第11册第3016页，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4次印刷。

律管里，某月份到了，和它相应的律管里的葭草灰就飞动起来了。欧阳修的“夷则为七月之律”，就是这个意思。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也成了典故。陶潜《自祭文》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是指季秋九月。由于古人把十二月和十二律相配，后世作家常喜欢用十二律的名称代表时令月份。曹丕的《与吴质书》：“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就是指仲夏五月^①。

《月令》的这种配合，并不科学，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天象和自然界变化的初步认识，利用这种认识，指导农业生产和生活。现代并未发现乐律与天文有关，但从其取名，似取物候意义。

《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淮南子·时则训》，大致相同，惟文字略有出入，因此，关于《月令》的成篇年代，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综合起来，主要有七种观点：

1、《月令》是周公所作，或云作于周代，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肃、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主张此说。

2、出于《吕氏春秋》说，郑玄、卢植、高诱、梁玉绳、万斯大、王引之、张文虎、任铭善、徐复观等主张此说，这种观点，影响最大。

3、晋束皙主张夏代说。

4、隋牛弘主张杂有虞、夏、殷、周法说。

5、明方以智《通雅》卷12认为，“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吕览》因《月令》，《淮南》因《吕览》，记有异同，非后人笔也。”

6、汪鋆认为，《月令》是周、秦书经汉人修改者。证据一是汉代始有太尉之官；二是《月令》于孟冬命太史衅龟策，与《周礼·春官·龟人》“上春衅龟”不合。康有为、崔适等人认为《吕纪》、《月令》之五帝，皆刘歆伪窜。

7、杨宽先生认为，《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是战国时期晋人之作。吕不韦宾客割裂《月令》十二月之文，以为《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月令》是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家为即将出现之统一王朝所制定行政月历，分月记述气候与生物、农作物之生长发展变化，相应制定有关保护、管理生产之各种政策措施，并规定天子每月应办之大事^②。

对于前六种观点，杨宽先生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撰《月令考》一文，详加辩论，指出其非。现摘其要点如下：

第一、《周书·月令》已散佚，无由详考，但其佚文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同，若因《周书》有《月令》，遂谓《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及《礼记·月令》亦周世所作，宁非武断！且《逸周书》之《周月解》，亦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礼记·月令》不相合。

第二、束皙以《月令》行夏时，而定其为夏代书，实为臆断。“夏正”本为“周正”之后一种新历，《月令》用“夏正”，正足见其晚出，何得据以为夏代之书也？

第三、牛弘以《月令》皆“圣王仁恕之政”，臆断其杂有虞、夏、殷、周法，亦犹蔡邕因《月令》“博衍深远”而谓周公所作也。

第四、方以智以《夏小正》为夏书，既未审，又以“周公制礼作乐，得无一代之成书”，遂谓《月令》本周公作，亦臆说也。

第五、“太尉”之官，秦代已有，岂得据以为汉人笔？《周礼》“周正”、“夏正”杂用，“上春衅龟”用“周正”，《月令》言“孟冬衅龟”用“夏正”，何得以《周礼》为“夏正”而谓《月令》有错？“夏正”春秋时晋国已用，何得以为非周、秦之时？郡县之制，春秋、战国已有，何得据以为汉制也？至于释菜之礼、受朔之事、封侯之典，究何所据而必以为汉儒之说耶？至于古文家于《月令》中窜入五帝之说，杨宽认为：“古文家既窜入于《吕纪》、《月令》，何以不窜入与《吕纪》、《月令》相同之《淮南·时则训》，反窜之于《淮南·天文训》乎？”诸说实难服人。

比较诸家的观点，杨宽先生的观点较接近于事实。

郑玄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① 王力：《古代汉语》第3册第858—860页，中华书局1983年1月出版。

② 以上诸家之观点，详见杨宽《月令考》一文，原载《齐鲁学报》1941年第2期，今增补后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卷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针对郑玄和其他人的观点，杨宽先生一一考辨，提出新说。其证据可综述如下：

第一、“夏正”大概是晋人所创始，以晋本夏墟而名“夏正”。晋国于春秋时已用“夏正”，列国用“夏正”在战国末年。《孟子》全用“周正”，《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

第二、《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中提到的官职，有太尉、相与将帅、阍尹、七驺、太史、冢宰、工师、四监等。经考证，太尉等官职，与其说是秦制，无宁说是晋制。

第三、《月令》季冬曰：“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以待来岁之宜。”是用“夏正”之明证。《月令》季秋曰：“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又孟冬曰：“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季秋、孟冬所言来岁、来年，是说受朔、贡税等事，要颁行百县，必须于三月前执行，否则，不能传达于四方。并不是说“季秋”是秦之岁终，“孟冬”是“周正”之末月也。《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全用“夏正”，当是抄合晋人旧作。

第四、《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以阴阳五行为经纬，举凡天文律历、宗教风俗、生物变化、农桑渔牧及衣食住行等，全部纳入五行学说中，将五行、四方、十日、五帝、五神、五虫、五音、十二律、五数、五味、五臭、五祀、明堂、五色、五谷、五牲等互相配合。这些配合，《左传》、《国语》、《墨子》已有部分记载，《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承袭这些观念，当出于占侯卜筮之学，成书当在战国末期。

第五、《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用晋人“五行相生”说，而《吕氏春秋·有始览·应同篇》用《邹子》“五行相胜”说；于《十二纪》首章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为五帝，于《尊师篇》、《古乐篇》、《谕大篇》等又以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可见《吕氏春秋》是杂采群说而成，《十二纪》首章非吕不韦宾客自作。

第六、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与《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篇》进行比较，发现《音律篇》是据《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改作；《音律篇》有不与《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同者，而与《月令》相类，殆《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和《音律篇》同据一底本，而《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音律篇》又出自吕氏二宾客之手，非出一人之笔，故不能划一。《月令》一篇，当早有成说，吕不韦宾客割裂十二月以为《十二纪》首章。由《吕氏春秋》全书观之，吕不韦宾客杂取道、儒、兵、墨之说以分释《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犹经，其所附论诸篇犹似传也。

第七、将《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与《月令》进行比较，发现《七月》所叙写豳地农民一年十二月中生产过程与生活及为贵族服役情况，较为细致，并有感慨；《夏小正》是春秋时代以农事为主的月历；《月令》是战国时代以农事为主的行政月历，三者有一脉相承之关系。

杨宽先生又有《〈今月令〉考》一文。郑玄注《月令》，辄有“《今月令》作某某”云云。孔颖达《正义》认为《今月令》即《吕氏春秋·十二纪》。杨宽先生将郑玄《月令注》中所引《今月令》十八条与《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进行对比，发现多有不合。他认为，蔡邕作《月令章句》，《说文》尝引《明堂月令》。相互比勘，蔡邕所据，《说文》所引，皆是《礼记·月令》。东汉于《月令》，简称之但曰《月令》；详言之，则以“明堂”二字冠前曰《明堂月令》也。清代汪中早主此说。至于《今月令》，乃是汉代通行的《月令》，当有多本流传，非一书也。梁玉绳首创此说。

杨宽先生的结论，可总结为：《礼记·月令》上承《七月》、《夏小正》，是战国末期阴阳五行家之作，作者是晋国人之后裔。《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及《吕氏春秋·音律篇》是吕不韦宾客根据与《月令》相同的底本改编而成，《淮南子·时则训》也据《月令》而来。蔡邕作“章句”之《月令》、《说文》所引之《明堂月令》即《礼记·月令》，郑玄所说的《今月令》是汉代通行的《月令》，非《礼记·月令》。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对于杨宽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补充两条证据。

1、《月令》即《明堂阴阳记》中之一篇，西汉曾出土于鲁淹中。《月令》主阴阳五行之说，阴阳五行本出阴阳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曰：“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艺文志》曰：“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月令》正是“叙四时之大顺”，欲以“为天下纲纪者”，亦所以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之“教令”，欲以“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者，是则《月令》所记与阴阳家言正好相

合。

郑玄《三礼目录》曰：“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

《汉书·艺文志》曰：“《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注》：“古明堂之遗事。”又：“《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

据此，则《明堂阴阳》与《礼古经》俱古文，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刘向《别录》将《礼记·月令》属之《明堂阴阳》，是有根据的。

2、《月令》季冬有“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一句，《吕氏春秋·十二纪》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淮南子·时则训》作“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与《十二纪》同，“邦”俱作“国”。这是避汉刘邦讳所为。上博简《孔子诗论》将《国风》作《邦风》，又有《鲁邦大旱》篇，“国”俱作“邦”。

《月令》是《明堂阴阳》之一篇，出土于鲁淹中，所以，保存了先秦时期的原貌，仍然作“邦”。虽一字之差，但为《月令》成书于战国时添一新的证据。

至于《月令》与《逸周书·时训解》之间的关系，周玉秀在《〈逸周书〉文献的变异与汉以后的整理》一节中，将《逸周书·时训解》、《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大戴礼记·夏小正》文字，列表详细比较，她说：

《逸周书·时则训》每节的后半部分却与诸书有较大差异。其他各书所讲都是行政违反时令所造成的危害，《时训解》则说的是自然现象反常所预示的灾异，两者的性质是大不相同的。《时训解》的这种情况与谶纬之学有相通之处。……笔者认为，《时训》每节中的后半部分是汉人对先秦时令的训解。……我们说《时训》是汉人的训解，还可以从其语言特色上得到证明。……《时训》中每节的后半部分的写定时代当在东汉中期。

她从文献内容的异同和语言特色进行比较论证，言之有据。则《时训解》定出《月令》之后无疑。

参考文献：

- [1]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2] 二十二子[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3] 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4] 杨宽. 今月令考[J]. 制言半月刊, 1935(5).
- [5] 司马迁. 史记(第10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 [6] 班固. 汉书(第6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7] 张双棣等. 吕氏春秋译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8]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
- [9] 周玉秀. 《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M].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 [10] 杨宽. 杨宽古史论文选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eling* and Agriculture Along With The Time When It Was Written

WANG 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tract: *Yueling* is the 6th section of *Liji*, and its content is the same as *Lüshichunqiu · shi'erji* and *Huainanzi · shizexun* that records astronomical phenomena in a year and the government orders about agriculture, so it's an important document in Chinese ancient agricultural history. There were many personal visions to it was written from the Han dynasty, and that affects its value. I agree the point that it was written at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y review correlative visions.

Key words: *Yueling*; *Liji*; *Shi'erji*; *Shizexun*